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主编

中国山地民族 研究集刊

CHINESE JOURNAL
OF MOUNTAIN ETHN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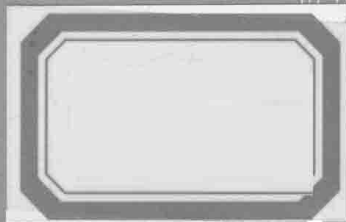
2013年卷 总第1期

MOUNTAIN ETHNOLOGY



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
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

主办



中国山地民族 研究集刊

CHINESE JOURNAL
OF MOUNTAIN ETHNOLOGY

2013年卷 总第1期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 2013年卷: 总第1期/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097-5557-0

I. ①中… II. ①纳… ②龙… III. ①山地-民族学-中国-文集 IV. ①C95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20180号

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 2013年卷 总第1期

主 编 /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黄金平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王伟涛 张兰春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5

版 次 / 2013年12月第1版

字 数 / 282千字

印 次 /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557-0

定 价 / 6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卷首语

迈向中国山地民族研究的新天地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在中国学术阵地上营建一个专门致力于山地民族与山地文化研究的高端学术平台，创办一份专门探讨山地文明的学术期刊，是我们多年的学术愿望。随着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于2012年11月在贵州师范学院乌当校区正式揭牌成立，这一学术梦想终于得以实现。高等研究院创建伊始，我们就将山地民族文明的研究确定为全院学术的核心发展方向。学校主要领导对于这一研究方向的建设高度重视，一直大力鼓励院内研究人员要从贵州作为山地省份的优势和特点出发，努力将中国山地民族文化的深度研究、世界山地文明的比较研究，打造成为高等研究院乃至全校和全省在国内外独树一帜的特色学术品牌。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依托高等研究院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山地民族学研究的“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并创办了我们眼前所见的这份《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

作为关注符号的人类学工作者，我们已经习惯于从事物与象征意义关联的角度研究问题。在我们看来，《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的创办本身就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标志着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在研究视域上又有了新的拓展和进步，对山地民族与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正在成为学术“文化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山地民族与山地文化的研究正在由随机转向自觉，从单兵作战走向团队集体攻关，从零散作业开始走向专业系统化，表明我们正在走向山地民族学研究的新天地。

山地是具有一定海拔高度和坡度的陆地表面单元，占据了全球陆地面积的近 1/3，蕴藏着丰富而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空间中最重要生态屏障和生态功能区之一，世界上约有一半的人口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着来自山地的各种资源。对于山地的定义有很多种，山地环境科学家钟祥浩在综合考察了 10 多种山地定义之后认为，山地应该是指“具有一定海拔、相对高度和坡度的高地及其相伴谷地、山岭等所组成的地域。这种地域类型不但具有层次性，而且具有空间分异的尺度性。山地自然地域类型极其多样，而且千差万别”。如他所说，“把丘陵和高原列入山地范畴的这种‘广义山地’概念已得到社会广泛认同。”（详见钟祥浩《加强人山关系地域系统为核心的山地科学研究》，载《山地学报》2011 年第 1 期）山地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自然和文化两个方面：从自然的角度看，山地系统是地球表层演变过程的主体，控制着地理生态格局与水系的发育及演变，孕育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是水土保持的控制器；从文化的角度看，山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多民族的文化，也生成了独特的山地人文生态。因此，山地和山地民族文化的研究，业已在国际范围内成为地理学、生态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多学科、多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共同关注的课题。

近半个世纪以来，山地研究在国际上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1980 年国际山地学会（IMS）在美国科罗拉多成立，这标志山地研究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重要的专业领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资助下，国际山地综合开发研究中心（ICIMOD）自 1983 年在尼泊尔成立之后，一直大力推进着全球山地研究的发展。近 30 年来，国际学术界涌现出了一大批专门致力于欧美和东南亚山地文明研究的成果，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相关理论，在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文学等各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例如 James C. Scott 基于东南亚山地民族研究而提出的道义经济学和“Zomia”概念，Robert Netting 基于阿尔卑斯山地生态文明研究而提出的“新文化生态学”理论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国是世界第一山地大国，山地面积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70%，山区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45%，地处西南腹地的贵州省是全国 30 多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最典型的山地省份。从民族分布的角度看，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分布在山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山地民族”。就词义而言，“山地民族”，顾名思义，指的就是主要聚居于山地地理环境中的各具一定文化特征的人类族群共同体。我国山地民族在多样性的山地聚落或地域中形成的带有山地或高地自然特征烙印的文化形态——人们所说的山地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山地民族在中国具有极其微妙的地位。一方面，山地是我国各民族生境中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为国家和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源。另一方面，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山区往往是发展相对滞后、贫困人口居多的区域，如何使山地民族地区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十分重要而紧迫的现实问题。因此，山地民族的研究无论是对于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还是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我国山地民族众多，却极少有人从山地的角度来研究山区各民族的地理、历史、旅游、文学、艺术、体育、生物多样性资源，以往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界也很少有人从山地的角度来研究民族文化。查遍国内学术文献数据库，迄今为止专门以“山地民族学”为题的论文竟然只有已故民族学家李绍明教授在 10 多年前与杨健吾先生合著的《我国山地民族学的现状及其前景》（载《思想战线》1992 年第 2 期）一文。鉴于“山地民族学是近年来国外民族学领域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而）我国学术界……还没有明确建立这一学科”的状况，李绍明等先生在文中首次提出“中国山地民族学”的名称和概念，同时对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山地民族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10 多年过去了，中国山地民族学的发展还十分有限。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由于山地民族研究需要跨学科的学术资源整合，具有较大的难度。正如黄才贵先生指出的，山地文化的核心是山地人文过程与山地自然过程在时空耦合中相

互适应所积淀的生存智慧和生态智慧，在研究中必须“建立一种融汇多种母体学科理论方法的山地民族学或山地文化人类学话语系统”（见黄才贵《为什么要研究山地文化？》，载《原生态民族化学刊》2013 年第 1 期），也就是说，只有开展文理交叉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才能充分发掘和理解山地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而这样的科际交叉整合恰是以往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圈内的短板。

有鉴于此，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和《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从筹办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将山地民族研究视为一个集山地文化多样性与山地生物多样性的综合探讨为一体，贯穿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依托贵州，立足中国，面向未来的整体系统。《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的常设栏目“山地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与创新”“山地民族生物多样性与资源利用”“山地民族文献遗产与社会记忆”“山地民族人口、旅游与经济”“山地民族开发史”“世界山地文明比较研究”就集中体现了这样的格局设计。《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秉持“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学术理念，突出“本土化、国际化、跨学科”的办刊特色，确立“贵州经验、中国实践、面向世界”的学术定位，旨在为广大学界同人提供一个发表学术成果、交流学术思想的平台，以期推动中国山地民族经验走向世界，推动中国的学术真正融入世界学术主流。

在全球山地研究方兴未艾之际，我们在贵州创建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创办《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不仅正当其时，而且占据了独特的地利。众所周知，山地是贵州的天然品牌，贵州是中国最典型的山地省份，山地具有的特征应该就是“贵州精神”的核心内涵。贵州的世居民族无一例外都是山地民族，他们基于对山地环境的适应性形成了独特而宝贵的生存性智慧。贵州山地民族的经验，完全可以与欧陆的阿尔卑斯山地民族经验、美国加拿大的落基山地民族和阿巴拉契亚山地民族经验、拉丁美洲的安第斯山地民族经验相媲美。贵州山地民族的和谐共生关系和生态智慧不仅是“中国经验”的重要补充，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必将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因此，以贵州为基地来开展中国山地民族文化和世界山地文明的比较研究，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的创立和发展，从国内学术的层面上看，必将极大地推动贵州省乃至整个中国山地民族研究的迅速发展，为贵州树立起一座“我有他无”的学术地标，成为贵州在全国独树一帜的特色优势学术品牌；从国际学术的层面上看，“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的发展和《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的创办，可为中国学者积极参与正在酝酿中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山地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筹建工作，提供有力的学术实体依托，还可促进具有山地特色的贵州人类学和中国西部人类学与民族学迅速占领国际山地民族学或国际山地人类学研究的制高点，进一步赢得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有助于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

我们衷心希望，通过“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这个学术合作平台和《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这一学术交流阵地的推动，中国的山地民族学能如李绍明先生所愿，在未来几年里取得较快较大的发展，早日融入国际学术主流。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迈向中国山地民族研究的新天地 ……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 I

山地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与创新

从山地民族符号到中国关键符号

——中国关键符号体系建构的人类学辨析 …………… 纳日碧力戈 / 3

透视贵州高原的“寨子文明”

——土著观点与他者视角的双重观照 …………… 潘年英 / 14

山地民族民事纠纷非正式解决机制研究

——以湘黔桂边区侗族为例 …………… 郭 婧 / 24

黔北乡土民居装饰的山地民俗文化脉络 …………… 聂 森 / 36

侗族拦路仪礼歌的当代变迁 …………… 吴文仙 / 44

雷山苗族鼓藏节田野调查报告 …………… 潘定发 / 67

山地民族生物多样性与资源利用

侗族传统山地林业研究四题 …………… 龙春林 杨昌岩 / 103

侗族地区传统“林粮间作”模式探微 …………… 秦秀强 / 123

香禾糯遗传资源传承保护的社会性别分析

——来自一个侗族山村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报告

…………… 龙宇晓 蒲 琨 / 131

山地土鸡品种的社区参与式保护与开发探索

——贵阳市郊洛坝村的实践及其启示 李 丽 / 150

贵州山地猪种多样性传承的文化驱动机制

——基于民族动物学的研究视角 郭玉红 / 163

山地民族文献遗产与社会记忆

清水江契约文书疑难字词考释 魏郭辉 / 175

清水江下游苗侗碑刻文献遗产的人类学田野考察

..... 龙宇晓 秦秀强 / 186

苗族山林契约文书著录整理规范研究

——从姜于休家藏契约整理校注谈起 胡展耀 / 206

山地民族开发史

清王朝对湘黔“苗疆”的管控与开发

——基于政区治所的历史人类学分析 凌永忠 / 219

民国时期民族地域分布研究述评 吕艳玲 / 237

清初开发与经营山地民族地区的典范

——故临安府三长官司地的个案研究 付 春 / 252

明王朝对西南边疆山地开发与统治的深入

——以十八寨守御千户所设立筑城为例 曹洪刚 / 267

山地民族人口、旅游与经济

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的人口普查 杨海挺 / 277

乡村旅游地传统文化的复兴与衰退

——以贵州高原的天龙屯堡为案例 吴亚平 / 289

山地民族 文化多样性 传承与创新

从山地民族符号到中国关键符号*

——中国关键符号体系建构的人类学辨析

纳日碧力戈**

摘要：各民族的关键符号常在互译中失真，由此产生的二义现象不利于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建构。本文从民族关键符号、民族关键符号的中国话语、民族关键符号与超心理共同体，以及多语关键符号的重叠共识等方面进行梳理，以期超越歧异，推动中国各民族一致认同的“关键符号”体系的建设，为国民和睦与民族共生提供学术支持。

关键词：关键符号 民族符号 超心理共同体 重叠共识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关键符号”，其表现形式有语言表达定式、概念、名称、象征物等，我国的山地民族也不例外。由于各族“关键符号”的谱系不同，其所指的核心概念会在互译中失真，譬如族称符号就是各民族最重要而且情况最为复杂的“关键符号”之一。在传统语言习惯上，中国苗族西部方言人群以及迁居到东南亚和西方国家的苗族都用 *suav*（“夏人”）兼指“汉族人”和“中国人”，用 *suav teb* 兼指“汉人地方”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各民族关键符号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13AZD057）、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基地建设及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13）的阶段性成果。

** 纳日碧力戈（1957~），男，内蒙古人，教育部长江学者，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人类学、民族符号与族群理论。

“祖居地”“中国”等；云南傣族语言中也有类似的兼指现象。此外，蒙古语用 *khitad* 兼指“汉族”和“中国”，英语也用 *Chinese* 兼指“汉族”和“中国”，等等。这种二义现象不利于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建构，亟须通过学术研究进行梳理，超越歧异，以建设中国各民族一致认同的“关键符号”体系。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雪莉·奥尔特纳 (Sherry B. Ortner) 提出“关键符号” (key symbols) 说，涉及意义的产生、感情动员和社会经验的组织，也关系到概念分类和文化图式。“关键符号”的比较研究在中国跨文化交流和民族关系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缺环，值得大力开展，以弥补不足，提升理论和应用水平，为国民和睦与民族共生提供学术支持。鉴于我国属于典型多民族国家，而少数民族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山地民族，因此中国关键符号体系的建构是我们所倡导的山地民族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 民族关键符号

1973 年奥尔特纳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发表《论关键符号》 (*On Key Symbols*)^[1]一文，梳理人类学中的“关键符号”及其运用，分析在文化研究中可能具有“关键符号”地位的现象，并根据它们对思想和行动的影响方式，作相应的范畴定位。奥尔特纳承认，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关键要素的说法并不新鲜。尤其是在本尼迪克特在 1934 年发表《文化模式》之后，这种“关键要素” (key elements) 的说法一直在美国人类学界流行，只是用词不同：有的叫作“主题” (themes)，有的叫作“焦点价值” (focal values)，有的叫作“支配价值” (dominant values)，有的叫作“支配取向” (dominant orientations)，等等。奥尔特纳引埃文斯-普理查德之说，认为人类学田野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确定几个关键词的意义。施奈德 (David M. Schneider) 在自己的美国亲属制研究中称之为“核心符号” (core symbols)，特纳在描述恩登布人的仪式时称之为“支配符号” (dominant symbols)，奥尔特纳则称之为

“关键符号”。人类学者用两种方法确定“核心符号”或“关键符号”。第一种方法是分析系统的基础要素，即认知的区别性特征（cognitive distinctions）、价值取向等，然后再寻找文化中体现核心价值的形象。施奈德对美国亲属制的研究，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心理的归纳，即属此例。第二种方法较为普遍，研究者选取具有文化意义的物象进行分析。奥尔特纳认为有五项指标可用来判断物象是否具有文化意义，而且至少会涉及其中两项：

(1) 本土人告诉我们 X 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2) 本土人会显露对 X 的正面或者负面的态度。

(3) X 出现在许多不同场合。这些场合可能是和行为有关的场合，也可能是系统性脉络。X 出现在各种动作和交谈的场景中，或者出现在各类符号场域，例如神话、仪式、艺术、套话、成语等等。

(4) 围绕 X 会产生许多精细的文化意蕴，如细微的词义、对 X 性质的细节考究。

(5) X 会受到更多的文化意义上的限制，例如较多的规则或者禁忌与违禁后的惩罚。

根据奥尔特纳的分析，这两种“关键符号”甄别法的性质不同。前者重视意识形态，例如婚姻中的“自然”与“法律”的关系、文化中的“和平”与“战争”的关系；后者则更加重视日常器物 and 物象，例如努尔人的牛群、恩登布人的叉棍、基督教的十字架、美国国旗、清教徒伦理中的“工作”等，包括具体，也包括抽象，如个别器物、整体事件、名词和动词等等。奥尔特纳把这些纷杂的关键符号分为两类：统约符号（summarizing symbols）、周密符号（elaborating symbols）。统约符号表达强烈情感，不会关注因果和细节。美国国旗比较能够说明问题。它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代表了“美式”，其中包含民主、自由产业、勤奋工作、竞争、进步、民族优越感、自由等观念和情感；它不会促使人们去反思这些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不会反思历史和现状中这些观念的实际效用；相反，它会鼓励人们毫无保留地去信从这一整套观念体系：“我们

的旗帜，要么爱它，要么走开”。相反，周密符号对笼统的情感和观念进行分类，使之易于理解，转化为有序行为，而且频繁出现在文化活动和符号系统中。奥尔特纳把周密符号的功能分为两类。首先，它们为理解世界秩序提供概念；其次，它们是成功社会行动背后的隐含机制。前者提供取向，后者提供方略。具有强大概念致密作用的符号就是“根隐喻”（root metaphors），它是许多文化事项的对照物，让它们发生关联。非洲丁卡人的牛群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多的范畴，用来表达经验的细微差别，例如他们对于牛毛色的细微区分。丁卡人用牛的身体构造来比附自己社会的结构，他们说“人被聚到一起”时，会说“牛被聚到一起”。此外，还有“关键脚本”（key scenarios），它为社会成员提供有计划的行动策略，例如美国文化中普遍流行这样的神话：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穷孩子，只要充分信任美国制度，就能够靠辛勤劳动最终获得财富和权力。

奥尔特纳把“统约符号”和“周密符号”二元分立，周密符号又二分为“根隐喻”和“关键脚本”，其中“统约符号”是笼统的信仰，“根隐喻”为社会提供文化取向，“关键脚本”是具体的行动“模块”。由此看来，奥尔特纳的“统约符号”和“周密符号”二元划分，完全可以划分为三：“统约符号”“根隐喻”“关键脚本”^①，它们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笼统到分类的过渡。这样的三分更加贴近现实的民族志分析，也比较容易操作。本文所说的“民族关键符号”不涉及物象，只涉及若干民族关系关键词，因此可以更准确地表述为“民族关系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反映了民族之间历史上形成的交互心态，以及在此交互心态中形成的交互行为模式，其长远的“投射源”，亦即上述“统约符号”，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互动历史综合生成。

^① 此外，奥尔特纳把“统约符号”说成“内容”，把“周密符号”说成形式，也比较勉强，缺乏说服力。我们也同样可以把“统约符号”说成形式，把“周密符号”说成内容。

二 民族关键符号的中国话语

最近一些年，我国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疆、西藏、内蒙古都出现了涉及民族关系的大小事件，其他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新情况，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多为经济扶持的富民政策或者高压震慑的反恐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不尽如人意。其实，除了“富民”和“反恐”，还有“局内认同”问题需要关注，而“局内认同”主要表现在民族成员用民族语言表达的关于国家认同的关键符号上。这些关键符号及其相关表述在汉语语境中通常被遮蔽，但又充斥于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时刻影响他们的认知方式和认同习惯。诸如“中国”“中华民族”“华夏”这样一些关键符号对于国家认同虽然至关重要，但在跨语言交流的时候又确实存在“歧义失控”的现象，即交流双方以为在谈论同一个概念，实际上却南辕北辙，相去甚远。例如汉语中的“中国”概念有“五族共和”以前和以后的发展变化，也有国共不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支持，而这些却不能在英语里得到真实而全面的反映，英语表述会把 Chinese、Mongols、Uyghurs、Tibetans（中国人或华人、蒙古人、维吾尔人、藏人）并列起来，似乎中国人和蒙古人、维吾尔人、藏人是互无关联的自立共同体。同样，国内主流的“中国表达”局限于“儒学”“唐装”“汉字”等等，在话语上把少数民族排除在外，无意中缩小了中国版图；而关于“汉族勤劳智慧”、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刻板化二元对立，也助长了认同歧义。其实，汉族中也有能歌善舞者，少数民族也不乏勤劳智慧。在中国阿尔泰语系语言中有时“中国”与“汉国”等义，有时“华”相当于“汉”。又如汉语的“中华民族”在主流话语中多被理解为单一民族或者单一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这样的表述联系在一起，但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却表述为“中国各民族”，这让我们联想到费孝通教授和顾颉刚教授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个的争论。历史上中央王朝实施的民族区隔、分而治之、文